晚报版部主办　电子信箱：llrbxqk@126.com
组版 孙健芳　责编 木二东　校对 白颖凯

汾阳三泉“五堡一镇”考

□ 李勇斌

李家堡的位置

汾阳三泉有“五堡一镇十小村”之说，对于“五堡一镇”目前有两种观点，一种是：张家堡、任家堡、赵家堡、南垣堡、李家街和三泉镇；还有一种说法是：张家堡、任家堡、赵家堡、南垣堡、镇宁堡和三泉镇。这两种说法争议点主要是“李家街”和“镇宁堡”到底谁是这五堡之一？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？笔者结合史料进行了考证，希望可以打消杂音，还原真相。

近几年有人根据李家街无堡墙提出“李家街”不是三泉“五堡一镇”之一这一说法。那李家街究竟有没有堡墙呢？我们不妨从《汾州府志》、《汾阳县志》寻找相关线索。

明万历版《汾州府志》、清顺治版、康熙版、乾隆版《汾阳县志》均无李家街这一村名。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重修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刻版的《汾阳县志》出现“润泽洪里……李家堡……”一名。那这里的“李家堡”是不是“李家街”呢？

从民国汾阳县图书馆绘制的套色“汾阳县全图”可以清楚的看到，紧挨三泉镇东面有一村标记为“李家堡”，该处位置即为现在的李家街。由此可知，“李家街”历史上其实叫作“李家堡”，所以李家堡其实就是李家街的前身。

李家堡的位置卫星图

又据民国刘天成《汾阳遗事》记载“李家街堡，润泽洪里……旧有一寨，在街东北，今塌毁”。该条说明，李家街还叫过李家街堡一名。那能不能找到李家街东北方向塌毁的旧寨呢？一张1968年的汾阳卫星照片给出了答案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尚未大规模拆迁改造，各个村庄建筑布局变化不大，基本保持了清末民国以来的建筑状态，放大该卫星照片，在三泉镇李家街附近东北方向，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不规则堡墙遗址，面积并不算大，堡内已无古建，结合《汾阳遗事》记载判断，该处应该就是李家街旧寨即《汾阳县志》记载的李家堡所在位置。

至此，基本可以判断，李家街无堡墙这一说法是错误的，李家街历史上是有堡墙的，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，原来的李家堡已经损毁湮灭，所以给人一种李家街历史上没有堡墙的错觉。

通过上述论证还捋清了李家街名称变化轨迹即李家堡——李家街堡——李家街村。

那为何会有叫法上的变化呢？这就要从李姓人口繁衍上说开去。村庄依据姓氏来命名是很常见的，这也是过去家族聚居形成村落的一个显著特点。从李家堡到李家街名称的发展变化反映出，这是李家街李氏逐渐繁衍壮大的一个过程，当时李氏定居于此修的小堡已经满足不了李氏后人，于是逐步朝堡墙外发展，随着家族繁衍壮大建筑布局逐渐成街状，故名李家街。

综上，我们可以确定老辈人口口相传的“五堡一镇”其实就是张家堡、任家堡、赵家堡、南垣堡、李家堡（李家街）和三泉镇。镇宁堡一说可谓不攻自破。原因如下：

第一，从名称来说。

由于镇宁堡所在地为聂生村，部分人误以为聂生村以前的名字叫

“镇宁堡”，这是不考证武断臆想的结果。康熙六十年（公元1721年）《汾阳县志》记载“润泽洪里聂生村离城十八里”，而“镇宁堡”石匾落款清晰可见“乾隆丁卯仲夏吉旦”字样，乾隆丁卯即公元1747年，明显晚于康熙六十年，这怎么可能是聂生村以前的村名呢，其实这里的镇宁堡并非村名而只是一种希冀，希望新修的村堡可以镇守聂生村安宁 。

第二，从位置上来说。

镇宁堡所在地聂生村虽然离三泉镇近，但尚有一段距离，在聂生村没有开通出了西门朝西走，过省道340去李家街之前，去往三泉的路线是出了聂生村西门朝南走，下大坡走河滩才能至李家街，或是出了西门朝西走小路七拐八绕下河滩至李家街。镇宁堡同李家街相比，离三泉镇的距离远，明显不占优势。

综上，从名称上说“镇宁堡”非村名，从位置上说距离三泉镇较远，加上历史上李家街叫李家堡，所以镇宁堡为三泉“五堡一镇”之一堡完全站不住脚。

通过上述论证，基本捋清了疑问，还原了史实，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。

附：三泉古镇“十小村”

这十个小村收录于民国刘天成《汾阳遗事》一书中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尽管不少人都知道三泉历史上有“十小村”一说，但具体有哪些许多人已经说不清了，为了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，笔者将其摘录，供热爱地方文化朋友参考学习。“十小村”具体为：汾善村、田家坡、八家庄、武家湾、牛市街、仙姑庙、集市街、后沟、坡底、花市街。该书还载，这“十小村”均在三泉镇附近，每处居民五六户至十余不等。

黄芦岭上寻古茶

□ 高迎新

从小在都江堰读书，对那条由灌县沿岷江一直通往茂县、松潘的茶马古道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后来还有云滇藏的茶马古道，它们南起云南思茅、普洱，中途经过大理、丽江、雅安、香格里拉进入西藏，直达拉萨，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、尼泊尔、一直到斯坦、中东国家。千百年来，茶马古道路途漫漫、马帮铃响，与古丝绸之路一道，连接着内陆与大西南、大西北以及国外的商旅贸易。

其实在吕梁，由晋商中心地平遥西去黄河碛口古镇的平（遥）碛（口）古道，也是一条由中原到大西北的茶马古道，而黄芦岭正是连接这条古道的分水岭，形成吕梁山东西自然地理、气候、风俗的显著差异。

应老朋友蒲苇先生邀请，东出离石，过吴城、越三交、翻上了黄芦岭。废弃的古道杂草丛生，唯有三道车辙清晰可见，历经上千年雨雪风霜的侵蚀，道路还是那么坚硬、宽畅，透露出山西商人的昔日辉煌。道旁耸立着的古界碑上，楷体雕刻着“永宁州东界”，为清嘉庆年间立，至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了。

蒲苇告诉我，去年他的蒲谷香农业科技公司，就在黄芦岭下的吴城镇南海滩，申领了一株有500年树龄的冻绿叶古茶树，而这种树龄超百年的古茶树，在吕梁大山中隐藏着成千上万株，这就很有点意思了。

关于黄芦岭，人们很难忘记这样一幅古意飘然的风俗画面。清晨，驿站中的商贾贩夫又要上路了，他们站在界碑旁，望着远处云蒸霞蔚的晋陕大峡谷，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，眼前细雨初霁，茶树冒出新芽，山色清新，驿站和古道的石板被漂洗的纤尘不沾，驼背上的茶叶泛出阵阵清香，昨夜的茶香还在胸中回味，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蔓延开来，一种劳顿、生计之感顿时涌上心头。是啊，前方道路艰难险阻，但希望也就在前头，大量的药材、茶叶、羊皮、麻油、日用品，通过马帮、骆驼往返于古道连接的中原与大西北之间。

在蒲苇如数家珍的热情向导下，我们来到黄芦岭下南海滩的一株古茶树旁，高大的树冠郁郁葱葱，铺天盖地，露出沧桑、伟岸的气派。一位白发老人告诉我们，冻绿叶茶在当地又叫黑午茶、大叶茶，分布于黄芦岭四周海拔的山地沟豁间，在民间，冻绿叶茶制作技艺始于明武宗正德年间，传承至今，许多百姓家庭仍有茶艺制作技术，其传统手工制茶工艺已被列入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

在古代，茶叶其实是被作为重要战略物资控制的。北方游牧民族大量食肉，喝茶不仅有助于去火、去油腻，还可以提神、促进消化、补充各种维生素、纤维素。正是由于茶叶在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，朝廷也常常要求游牧民族用马匹等战略物资来交换茶叶，于是就衍生了一条条翻山越岭的“茶马古道”。在某个特殊时期，朝廷甚至还会以禁止贩卖铁器、粮食和茶叶的手段以示惩戒。明万历《汾州府志》：“黄芦岭，在城西六十里。宣德四年置关守之，洪武初，设巡检司，为石、隰往来大路，险阻多盗”。黄芦岭上的巡检司“顺治六年署毁，设在冀村，康熙五十二年，以守备旧廨分作巡检驿丞官署，雍正四年，巡检驿丞并裁汰，七年，复设黄芦岭巡检司”。（清乾隆《汾州府志》）。由此可见黄芦岭具备了关隘、寨堡、候馆、巡检司的多种功能，就连与它相连的村庄也设有吴城驿、岭底铺、向阳铺、金锁关，且都驻有兵丁，可见对于朝廷来说，这里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隘和商贾古道，还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关卡、查验、检查的功能。

明初以来商风渐起，山西商人在朝廷开中制引导下，从晋商中心发源地的潞城、运城、平遥等地源源不断地将食盐、铁矿、茶叶输送到边塞，吕梁山的冻绿叶茶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古道商贸的行列。据《中华本草》记载，“冻绿叶具有止痛、消食功效”，享有“药茶王”之美誉。在古代，当然没有今天的科技检测手段，所谓含黄酮量以及茶素、锌、铁、硒等人体所必须的营养元素，都直接而现实地体现在日夜兼程的马帮、骆驼那沉甸甸的货架上，然后通过马蹄与青石古道的碰撞出的火花，消失在崇山峻岭的远方。

站在黄芦岭的古道寨门旁，可以看到已是残垣断壁，但蜿蜒而上的齐长城，据说可以延伸到忻州的管涔山上，它的主峰芦芽山海拔2736米，和吕梁山主峰孝文山南北相望，而冻绿叶古茶树就是在这些崇山峻岭间野蛮生长、漫山遍野，因为山势险峻、人迹罕至，采摘成本高，这也就是今天野生茶稀少珍贵的主要因素。

夕阳西下，站在黄芦岭远眺孝文山顶，蒲苇执着地叙说着他冻绿叶茶的宏伟前景，阳光的余晖映照在山顶，呈现出一片金碧辉煌的色调，山峦沧桑和古茶绿冠交相辉映，有如一幅美丽清新的自然画面在古道上无限延伸……